

■文博忆往

读懂“汉画”

——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原馆长武利华先生

原丰

时光荏苒,武利华先生仙逝已一年有余。每当走进位于云龙湖畔的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徜徉于汉画长廊之间,仍不由得想起曾经的惶惶岁月,徐州汉画像石的收藏、保护和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弱到强,成为学界翘楚。如今,汉画像石已经成为徐州乃至江苏地域文明的重要特质和文化底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并称为徐州“汉代三绝”,徐州汉画像石、南京六朝石刻、苏州园林并称为“江苏三宝”。每念及此,都会想到武利华先生,这位长期执掌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馆长以其务实干练、文质彬彬、儒雅博学而令人尊敬和怀念。

武利华先生1972年在徐州博物馆参加工作,1991年任职徐州汉画像石馆馆长,长期从事汉画像石收藏、保护和研究工作。2012年退居二线以后,潜心于汉画像石研究。2017年罹患重病以后,愈加笔耕不辍,陆续完成多部个人著述。《徐州汉画像石图像解读》《徐州汉画像石通论》《徐州汉画像石通论》等著作于2016、2017、2019年相继出版,三本共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是徐州汉画像石和汉石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更饱含着先生对徐州文博事业深深的情感和执着的学术追求。

作为博士后,除却黄纸白酒,著文以祭其乃心意。先生去世后,一直想写文,但落笔时却踌躇不定,只因对汉画像石、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不甚了了,特别是先生的大作仍闲置未动。近来,抽空把先生最后几年编著的三本著作细读一遍,些许收获以表敬意。

汉画像石是汉代墓室、地面祠堂、墓地石阙等建筑上带有雕刻内容的建筑构件,它因汉兴而生,随汉亡而绝,流行于西汉四百年间,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代表。如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徐州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肇始于清末,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任徐海兵备道道的吴世熊在沛县古泗水发现两块汉画像石,“人或坐或立,衣冠勾勒奇古”“车马轩盖,衣冠冠节,悉合古制”。民国年间(1922年前后),著名书法家、金石鉴赏家张伯英花费两百银元在睢宁双沟收集到著名的“牛耕图”画像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52年徐州茅村画像石墓的发现是新中国考古发掘的第一座汉代画像石墓。迄今为止,徐州出土汉画像石已超过2500块,随着数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徐州汉画像石”已经成为历史学、考古学、美学研究范畴的专业学术名词。

汉画像石的研究亦如此,武利华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徐州汉代画像石和汉石刻研究,其著述是后世远眺的学术基石,其治学精神是后世学习的榜样。

其一,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自北宋中期金石学家开始关注画像石到1933年山东滕县第一次考古发掘画像石墓以来,如同古代青铜器、秦汉封泥一样,汉画像石早已跳出了考证史研究的窠臼,向古代社会研究努力。武利华深谙考古学与文物学的研究方法,其著述既注重微观的文物解读考证,更注重宏观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其研究不局限于孤立的画像石,也不局限于画像石墓葬结构和营造过程,而是着眼全局,将与画像石墓葬相关的神道、石

阙、祠堂等墓上陵园建筑进行整体研究,并由此展开对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丧葬制度的探讨。在《徐州汉画像石通论》一书中,作者将其分为12章,前5章为考古篇,后7章为图论篇。前5章论述徐州汉画像石产生的历史背景、发现和研究、石兽和陵阙、祠堂、墓葬等,注重对画像石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还原其“场域”,采用类型学方法对祠堂、墓葬等进行研究。后7章注重对汉画像石典型画面的考证解读,包括建筑艺术、生产活动、礼乐生活、西王母与昆仑神话、胡汉外来文化、题记、画像石艺术特征等内容。二十年前,蒋英炬就呼吁要“把汉画像石的考古学研究再推进一步”,武利华的研究方法正基于此,将徐州汉画像石的考古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非常有学术意义的。

其二,全面翔实的研究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这个道理易懂,但做起来颇难。对于研究汉代画像石和汉石刻来说,不仅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要对散布各处的石刻、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实是一项庞杂的工作。武利华尤其注重资料的收集,指出“通论类专著学术规范是资料的完整、准确、可信和可靠”。在《徐州汉画像石通论》第三章中,作者对徐州地区发现的神道石兽进行全面梳理,对徐州博物馆藏的3件有翼石兽(或谓“石辟邪”)、1件石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和邳州博物馆藏的7件石羊进行考证,这些资料大部分属首次刊布,对研究东汉时期陵园设施非常重要;在第十一章中作者指出徐州地区发现的纪年画像石有19块,而非之前学界公布的6块,并对纪年画像石资料进行全面公布。在《徐州汉石刻通论》一书中,作者“广搜各种文献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对徐州地区历史上存在现已佚失的汉碑15通进行一一著录,辨其文字、著其内容、考其年代、论其价值;对现存汉碑刻石,不论是西汉的墓石题记,东汉的墓阙祠堂,特别是新发现的《府君教碑》《黄石公镇墓刻石》两通石碑进行详细考证。

其三,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汉画”很冷,冰冷的石头隔着的是今人与古人之间两千年的鸿沟;“汉画”很暖,石头上有长袖飘飞的舞者,瞪眼举鼎的力士,有人在汉阙下拱手迎客,有人在厨房里洗菜烧烤。冷暖之间,需要文博工作者不断地研究解读,武利华先生深知此中缘由,“汉画”要走得更远,不仅需要扎实不断的学术研究支撑,更需要学术指导下的普及读物,这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先生撰著的《徐州汉画像石图像解读》,书中专业规范的语言、生动通俗的文字,图文并茂的形式,读来如沐春风、如饮甘霖。在每一章节开始处引用汉代诗赋作为“启行之辞”,如引“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对纺织图进行解读,引“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对车马出行图进行解读,引“酒泉强弩与教煌,居边守塞备胡羌”对胡汉征战进行解读,“文以辨治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少年时明俊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我觉得武利华先生实现了他的目标。

“汉画”是汉代徐州精神世界的表现,更是汉代徐州社会生产力的—面镜子。徐州地区汉代采石业极为发达,在已发掘的数千座墓中,90%以上为石坑墓,采石量巨大,而两汉时期的诸侯王陵墓,采石量更是惊人,如西汉时期



武利华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外景



画像石“力士图”拓片(徐州铜山洪楼汉墓出土)



画像石“大禹治水”拓片(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的狮子山楚王墓全长117米,凿石量达5100立方米,用塞石16块(塞石长2.5、宽厚约0.9米);如东汉时期的土山二号墓为黄肠石结构的砖石混合墓,墓室为开凿的石坑,凿石量约1400立方米,墓内用石板近1100块(边长约0.93、厚0.35米)。不论是石料的开采加工,还是石材的运输封填,抑或是在石面上的雕刻绘画,笨重而坚硬的石头在汉代工匠手里变得游刃有余。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加之丰富的石料资源和发达的采石技艺,徐州地区的石刻、碑刻、画像石首先兴盛及至蔚为大观。

“汉画”是现代徐州文博事业的发端,起于1952年茅村汉画像石墓的发现,1956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考察了云龙山上的汉画像石,“汉画像石室则最佳,徘徊不忍去”。其后不久,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保管组成立,隶属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汉画像石的收集和保管。1959年徐州博物馆成立之初,重点工作也是汉画像石的保管、保护、展示。1989年,由于汉画像石藏品不断增加,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成立。当我们回首徐州汉画像石事业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武利华先生为徐州汉画像石的收藏、保护、展示、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北风其凉,云天漠漠,留君不住竟远去;南曲尽哀,石壁寂寂,论功无价尽不在。”最后借徐州文史学者田秉鐸先生的挽联,深切缅怀武利华先生!

(作者单位:徐州博物馆)

■公众考古

冀之光点亮公众考古

——河北公众考古工作成果

杨帆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和重大考古发现的相继出现,考古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和广泛关注,进而带动了全社会的考古热潮。如何利用考古成果,如何让考古发现活起来、亮起来,如何讲述文明起源、阐述文化脉络,是公众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时代发展赋予考古学的新使命。近些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注重文物发掘、整理和研究的同时,积极发挥自身社会公益职能,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在公众考古的发掘与创新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和创新实践,开创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新模式,为河北公众考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开拓新媒体传播渠道,搭建多元化交流平台

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对新媒体、互联网的运用,利用新媒体传播成本低、时效快、范围广、检索便捷的优势,建设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多媒体宣传平台,便于公众随时随地接收和分享考古成果。通过公众考古,开发了丰富多样、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新模式,为河北公众考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公共语言和方式引导公众正确看待考古工作,将考古成果传递给社会大众。开设“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和“河北考古”官方微信平台,利用新媒体的即时优势,以文字、图片、视频等表达方式,更快捷、更方便地分享河北地区最新田野考古发现动态及科研成果,向公众展示河北考古风采,用学术前沿研究和考古热点问题充盈公众的文化网络空间。考古工作者通过评论区的留言第一时间获得公众反响,形成公众关注互动和考古学发展之间相互滋养、彼此成就的良好氛围。

举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考古知识“云”讲堂,考古进课堂、重大考古发现专题沙龙等系列活动,打破固有时间、空间、职业和身份的局限,让各界学者、考古爱好者、社会大众与考古学家共济一堂。考古学家将严谨扎实的学术知识以通俗易懂的讲述方式,向公众介绍考古基础知识与最新发展动态,公众既可以聆听考古学家解读经典文物、讲述遗迹发掘过程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又可以与考古学家面对面探讨问题、互动交流。

与此同时,加强与主流媒体合作。协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河北日报等多家媒体机构,持续开展对考古工作成果的音像资料制作和新闻宣传报道。其中专题纪录片《泥河湾》《考古公开课——神秘中山国》《考古公开课——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进行时——故都车马发掘记》等,通过纪实跟拍、实况在线、采访考古人员和专家等方式,系统、全面地将考古发掘过程呈现在公众面前,吸引了全国观众对河北历史文化关注的目光。

揭开考古工地神秘面纱,让历史遗迹再现真容

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等集中宣传的时机,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考古实验室、考古工作站及科

研基地,让公众近距离“围观”文物的发掘、文物的清理及出土文物现场保护等工作流程,增强公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充分发挥考古的公益性和教育功能。推进考古进校园活动,开设考古夏令营、研学游等活动。通过与学校、文化公司、旅行社的合作,邀请大学生和青少年学生走进考古工地现场,在考古专家的带领下参观考古遗址,并与田野考古人员一同参与布方、取土、绘图、记录、修复等考古工作,同学们在充满乐趣的互动体验中,深刻地认识到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

2019年8月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启动了考古工地夜景亮化工程,拆除了之前工地周边的挡板,取而代之的是透明玻璃棚,使得考古现场的展板、探方、地层标线、房基、水井等各种遗址一览无余。发掘工地还铺设人行步道供观众“实地”参观,降低对遗址本体的人为干预,公众行走于木栈道上,感触着开元寺遗址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实现“一眼千年”沉浸式体验。这是河北考古史上首次开展考古遗址夜间亮化工程,在全国也是十分少见。

2021年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作为河北省第二批科普示范基地,在张家口原县建设落成并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国内最大的旧石器考古基地,中心设有科研机构、保护教育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考古之家等基础设施,是集考古研究、学术交流、考古展示于一体的国际化、生态化、沉浸式体验。这是河北省首个集遗址群丰富的考古资源和科研资源,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多个科研团队入驻,开展石器观测、分析、拼合、研究,考古工地修复、鉴定、整理、研究。近些年,研究中心致力于推进传统考古与多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引入科学研究新技术、新理念,拓展了泥河湾遗址群人类起源学研究方向,提高了河北考古多学科建设水平,为宣传泥河湾古人类文化与旧石器考古科学知识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助推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博物馆建设,活化历史场景
积极配合当地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及文旅企业等组织的建设、发展需求,开展遗址考古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使文物回归于原始埋藏环境和历史背景中,让文物焕发新的活力。目前对公众开放的有:河北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誉为“世界天然博物馆”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国首座佛造像专题博物馆聊城考古博物馆,第一个将奥运场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相结合的太子城遗址公园。遗址考古公园将旅游参观与展示教育相融合,构建出考古事业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的发展体系,开创了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树立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起点。

数据融合打破时空壁垒,让公众“触摸”历史



正定开元寺南广场考古现场夜间亮化全景

利用最新数字技术构建文物考古数字交互空间,实现历史遗迹的跨时空复现,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助力学术新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带动公众考古形式的创新,虚拟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考古人员对文物遗址进行数字化保护展示利用,将VR互动、三维建模、裸眼3D技术等数字虚拟科技与遗址展览展示相融合,多维度、精细化还原墓葬或遗址的发掘现场,将考古场景与历史文化生动清晰地呈现在公众眼前,在提升考古工作科技含量的同时,带给公众身临其境的感受。

背倚太行余脉的曲阳县田庄大墓,墓穴长66米,由10个圆形侧室高低错落环绕前、后两室,犹如众星拱辰,是河北省同期砖室墓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形制极其罕见且最为复杂,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对其发掘和保护过程中,考古专家引入VR建模、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将发掘场景进行超写实的还原,将石雕、浮雕、壁画,甚至裂纹等细节做到极致入微,达到整体惊艳、细微精妙的效果,让观众体验“真正”的时空穿梭,从而提升公众代入感和感知度。

展示考古魅力,考古也能圈粉无数

努力打造考古志愿者队伍建设,招募并组织来自社会不同行业、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考古志愿者。志愿者从最初的考古宣传员,逐渐转变为田野调查、勘探、发掘、测量、采样、绘图、文物修复、资料记录等考古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对志愿者的培训,使他们不仅加深了对考古学的科学性认知,提高了文物保护观念,吸引更多社会人士投身考古事业,同时也培养了考古专业技术人才,为考古队伍增添新生力量。

听文物讲述中国历史,看文物展现千年文明,享文物承载灿烂文明。公众考古体现了考古学的社会化进程,是将社会资源与历史遗产有效整合,使之更好地满足公众文化生活需求。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下,“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新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人民赋予考古学的新使命。着眼当下,冀冀未来,河北公众考古探索之路还很漫长,需要考古人守正创新、坚持不懈、青蓝相继。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考古随笔

司家沟考古记

孙欣

司家沟村,位于河南省孟州市赵和镇。孟州历史悠久,秦为河雍,汉置河阳,唐为孟州,明称孟县,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关于赵和镇的得名,乡志记载,介于今东西赵和之间原先有一“照酷”饭铺,过往路人常在此停脚吃饭,而后饭铺掌柜的两个儿子分家,住在饭铺东西两侧,久而久之两处人口增多,形成自然村落,称之为东照酷、西照酷,后变成了东西赵和。

2021年9月底,我们来到司家沟遗址,度过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实习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在黄河北岸生活,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见到北方粟作农业。司家沟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地方,六月份对遗址进行勘探时,正值桃子成熟,十月初正式开始实习时,丰饶景象更为喜人:驻地院子里栗正美美地享受“阳光浴”,田野上硕果累累的玉米等着被人采摘,节节拔高的姜苗已然一尺有余、梢头上层包裹的石榴迫不及待地想冲破胶袋的束缚。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也处处可见作物留下的痕迹:耕土层里残留着腐烂的花生壳、打破方西壁灰坑的坑坑也许正是前期果树树的残证……农忙时节,土地的主人无暇清理发掘区地表的农作物,为了尽早开工,我们亲身参与到了劳作当中,戴着草帽在玉米秆中穿梭,体验了一把掰玉米的乐趣。

在实习期间,我清理了一些龙山时期的灰坑、房址以及部分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实习刚开始时,画地层线、区分遗迹现象让我头疼不已。有些文化层的土壤颜色十分相像,我不得不时时望向远方以“清洗”双眼,再低头辨别土质土色。有的时候近乎魔怔,抬头看着层次分明的天空,竟然觉得还挺适合画“地层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发掘第二个探方时便可以独挑大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渐入佳境,也慢慢体会到了考古的乐趣。探方就像个盲盒,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铲可能会发现什么遗迹现象。最让我着迷的还是带着在田野发现的问题去书本中寻找答案,答疑解惑的过程自有一番魅力。例如隔壁探方出土了一个鬲形器,刚开始同学们都不知道这个长着三只脚的陶器是“何方神圣”,直到后来我在王城岗的发掘报告中发现了一模一样的器物,这才真相大白。通过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种快乐不言而喻。

经历了实习之后,我对考古有了更加深切的认知。在我看来,考古的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研究,夏鼐先生是这样定义考古学的,“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工作,就是在与古今人对话间反复横跳。

逆转时间,我们沿着古人留下的痕迹,尝试与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工作过程中接触的遗迹遗物便是实现与古人沟通的桥梁。在我做最后一个探方时,发现了一个疑似半地穴房址的遗迹。在这个遗迹的发掘过程中,可以说是痛苦与快乐并存着。痛苦是因为缺少发掘房址的经验,不知道如何着手去做,整个发掘的过程都充斥着不确定性。于是,我查阅了有关新石器时期房址的发掘简报,在明确了房址的构成及建造方法后,我便开始细致地进行发掘,揭露出了残余的白灰面。可惜由于房址被破坏得太严重,门道以及其他的功能区未能找到。但是我也从中收获了快乐,在提取白灰面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白灰面下的土块上都有明显的植物印迹,这与资料中记述房屋建造时先在四壁或地面涂上草拌泥,再涂石灰的方法是相一致的。探索真知的这一过程让我非常着迷,仿佛是先民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一步步指引着我见识他们是如何进行屋内石灰铺设的。

为当下服务的同时,考古也要与今人互动交流,总结他们的所思所想,形成类似民族志的材料来源解读过去。同学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们考古实习运用的司家沟村的地,住的是范庄村村委会的房子,每天却在和来自孙村的工人打交道。实习期间,除了身边的老师同学,与我们相处最多的就是工人。初来乍到,对遗址的土质土色、附近的地理环境都不熟悉的我们得到了很多来自他们的帮助。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朴实话语,不经意间总能带给我们启迪。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来描述土壤,如“死土”“活土”“黑炉土”等等,直白的词语中蕴含着数代劳动人民累积下来的智慧。他们很认真,会好好对待每一处遗迹现象和每一块陶片;他们很热情,会跟我们分享自家种的大苹果和喜宴上的糖果;他们也很细心,会记得我这个来自南阳的小姑娘爱说爱笑、特别较真。虽然不太懂考古工作的理念方法,也不能真正理解看起来稀松平常的“瓦片”有什么价值,但他们知道,这是文物,需要被呵护。

李白谦先生认为“打破自我封闭的藩篱,揭开神秘的面纱,积极开展公众考古,让考古成果服务社会,才能使考古学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我深以为然。周围的村民总是对我们的工作充满好奇,工地的围栏挡不住他们探索的眼睛。发掘初期,总会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村民围观拍照,讹传这里发现了很多金银珠宝,给工地的安保工作带来了隐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工地特意对外开放了一段时间,主动开展公众考古工作。通过展示与讲解我们的工作成果,村民们了解到日复一日耕作的土地其实拥有厚重的历史,藏着先民生活过的痕迹,是块“风水宝地”。在以后的日子里,相信他们会自发地保护这个遗址,保护这片土地上的遗迹遗物。让神秘的考古工作变得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就是公众考古的意义所在。

焦作秋季下雨的日子屈指可数,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祈雨。雨休时,我总爱和同学开着三轮车到周边的村子里寻古。一些现代村落的布局给了我很多启迪,例如一些现代人凿洞而居的窑洞式房屋,总让我不禁思考古人是如何一步步从半地穴走向了窑洞。在村落的一角,偶然见到废弃的砖窑,我也会忍不住钻进去对里面的布局一探究竟,试图为清理探方里那个疑似窑址的遗迹找到一点灵感。农业文明发展了数千年,很多东西本质上或许未曾改变过。还记得某次吃饭时惊讶,不锈钢碗表面竟然有类似陶片纹饰的特殊肌理,作用可能是为了防滑,让我不由得感叹先民们代代传承的智慧。

“今人不计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站在附近的高岗上,看着成群的飞鸟掠过,我不禁思考数千年前是否也有人如我这般远眺过这片土地。这三个月里,古人向我走来,今人向我诉说。我见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感受到了代代相袭的经验智慧与经久不息的文化传承。我会永远怀念司家沟的落日与星空,以及那取得我们狼狈不堪的时光。这次经历会是人生路上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在我的人生长河中熠熠生光。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航、数字化采集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联系人:张磊 13572705986
电话:029-8834635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